

# 陈垣早年著作初探

——纪念陈垣先生110周年诞辰

陈智超\*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现在收集到的陈垣先生从1907年至1913年在广东《时事画报》、《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震旦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愚昧迷信，反对故步自封。他的早期著作强调“历史观念”，多取材于元史，运用医学方法，处处从读者出发。他最终以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他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他的文风，都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活动和早年著作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陈垣先生的一生，以1913年为界线，可分为两大阶段。他在广东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913年他当选为众议员，从广州到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就任，从此在北京定居。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成就主要是到北京以后取得的。但他青少年时代在广东的活动，是他一生成就的基础。海内外学术界对他后半生的著作、思想，已有不少评介，而对他的青少年时代，则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本文拟对他青少年时代的活动，特别是他的早年著作，以及这些著作和他后半生成就的关系，作一初步研究。

1880年(清光绪六年)陈垣先生出生在新会县棠下镇石头乡富冈里一个商人家庭。祖父海学19世纪50年代在广州开设陈信义药行，父亲维启继承父业。

1885年，六岁(虚岁，下同)的陈垣随父亲到广州，并开始在私塾受业。学习内容，是传统的四书五经。陈垣非常好学，不以老师所讲授的为满足。十三岁时读到《书目答问》，就会按照书中介绍的书目，挑选自己爱好的书来读。父亲虽是商人，但对儿子购书读书总是给予支持，毫不吝嗇。

1897年，十八岁的陈垣已经饱读诗书，只身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原以为必中无疑，结果因作文不合八股程式而名落孙山。这件事对他刺激很深。回广东后觉得辜负了父亲的培养，从此不要家庭供给，教蒙馆维持生活。同时熟读科举范文，反复揣摩，两次县试都得了头名。

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略和义和团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1990年5月7日收到。

义, 辛丑条约, 同盟会的兴起等等, 深深影响了他, 也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他积极投身于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

1905年, 他在广州同画家高剑父、潘达微等筹办《时事画报》, 负责报中文字工作。1908年, 他参加了第一所由中国民间自办的西医学校——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创建工作, 并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 毕业后又留校任教。在这期间, 他在梁慎余(培基)主办的《医学卫生报》和自己主编的《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撰写了不少文章。1911年, 他并任《震旦日报》主编。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他的早期著作, 就是他在《时事画报》、《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震旦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搜集过程, 有必要作些说明。

1956年, 他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借到该馆所藏《时事画报》数册, 并指出哪些文章是他所写的(因发表时全用笔名), 计有19篇。以后又从借到的《医学卫生报》中录出他自己写的文章54篇。至于《震旦日报》, 他在世时始终没有找到。

陈垣先生逝世于“文革”中的1971年, 在当时的环境下, 后事处理得相当匆促。我清理他的遗稿, 《医学卫生报》的录文还在, 《时事画报》只剩下《释奴才》一文照片, 其余录文一篇未见。好在还留下一份目录<sup>①</sup>和他在1959年就《时事画报》复广东中山图书馆的一封信, 不但使我们知道他写过的19篇文章的篇名, 更重要的是知道他曾用过的一些笔名。

1981年开始, 我先后数次查阅了广东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藏的《时事画报》、《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 搜集他的文章。除已有录文及照片的55篇外, 又录出他发表的长短文章共95篇。其中《时事画报》57篇, 《医学卫生报》8篇, 《光华医事卫生杂志》30篇, 连前共150篇。但是, 这还不是他在这三种杂志上发表的全部文章。因为, 第一, 这三所图书馆所藏的这三种杂志(特别是《时事画报》)都不全, 合起来也远远不能凑成全份。第二, 他在《时事画报》上发表的文章, 因为针对当时的清朝统治者, 所以全用笔名, 而且笔名有变化。除了他生前就他所看到的那几期指出的笔名外, 其他笔名难以确定。

此外, 他生前一直没有找到的《震旦日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看到了25期。<sup>②</sup>他是这份报纸的主编, 必然在报上发表大量文章。但因为也是用的笔名, 今天已很难确定哪些是他写的文章。现在比较有把握的, 是以“大我”笔名发表的14篇。<sup>③</sup>

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 次年春在奉天(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 这是由我国主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他迅速编成《东三省防疫方略》及《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两书。前者未见, 后者现存单行本。

这样, 我现在收集到的陈垣先生在1907至1913年六年间著作共165篇(种), 二十余万字。这虽然不是他在这一时期的全部著作, 但也有相当数量。这些著作作为我们了解、研究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与活动, 以及与他后来的研究和教学的关系, 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

## 二

陈垣先生早期著作的主要内容, 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 1. 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

在筹备《时事画报》期间, 正值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华工禁约》的高潮。19世纪中叶, 美国政府为了开发西部, 大量吸收中国劳工。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远渡重洋, 披荆斩棘, 筑

路、开矿、垦荒,为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到19世纪下半期,美国政府认为从华工身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又反过来掀起种族主义的排华运动,颁布《华工禁约》,对华工施加种种限制和虐待。广州、上海等地掀起了以拒约为中心的反美爱国运动。陈垣是广州拒约会的负责人之一。1905年,美国防部长及总统的女儿率领一庞大游历团到广州“视察”拒约运动,清政府准备隆重接待。当时广州城内交通工具只有轿子,陈垣与《时事画报》同事在广州城四处张贴《龟抬美人》漫画,以“美人”影射美国人,鼓动全城轿班罢工,抵制游历团。

1907年,陈垣在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学习西医,亲身感受到作为中国人所遭到的歧视。1909年,他愤而退学,参加创建第一所中国民间自办的西医学校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并转学到该校。光华医校创建的宗旨就是要同帝国主义列强“争国权”,“争医权”,“争医学教育权”。④取名“光华”,是“光我华夏”的意思。

1911年,在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结束仅仅一个月,陈垣编纂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就出版了。光华医校校长郑豪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陈君固邃于国学,其于细菌学又为专门,故所纪述能原原本本。其于国权一节,尤三致意,又不徒为研究学术观已。”这里所说的国权,就是《始末》一书所揭露的,当时日本在我东北的官员,打出“合办防疫”的旗帜,企图“用此名正言顺之机会以行兼并”;以及与会的日本细菌学专家北里柴三郎,借口清政府“无防疫知识”,在会前公然宣称:“会中欲研究者,但求诸日本可耳。清政府虽为召集此(会)之主人,决不容其有提议权”。这种威胁没有奏效,所以陈垣在该书自叙中一方面表扬会议主席伍连德“能本其所学,为祖国光”,一面又希望我国“医界男女青年,急起直追,储为国家御侮之才”。

陈垣反对列强侵略,并不是狭隘的排外。他在同时还写了大量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文章。1932年,我国为纪念德国著名医学家科赫发现结核杆菌一百周年,曾发行纪念邮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10年,科赫刚去世不久,陈垣就发表了《古弗先生传》、《古弗先生之业绩》,可说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这位德国科学家的文章。

## 2、 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

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大都在“反满”的旗帜下反对清政府,陈垣也不例外。反对清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是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政论的主要内容。他这时所用的笔名有“谦益”、“钱馨”等。1959年他在函复广东中山图书馆时对此作了解释:“谦受益,取其与‘满招损’对,钱馨取其别名‘扑满’,这是当时的思想。”

他这一类文章的一个特色,是充分利用清历代皇帝的“上谕”。他生前一直保存着自己在青年时代编集的五册《柱下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将《圣训》、《东华录》等书所载的清各帝上谕,按问题分类剪贴,标题有《利用宗教(孔子、喇嘛、回回)》、《汉官之无足轻重》、《汉人欲为奴才不可得》、《暴虐汉人之确供》、《汉人之被没为满洲家奴》、《圈占汉民地亩之强权》、《驻防旗下之纵横》、《旗人鱼肉汉人之一斑》、《满兵之欺侮汉兵》、《满汉权利不平等之杂志》、《阴行离间汉人之术》等,实际上等于我们今天摘录的专题卡片。利用这五册《柱下备忘录》,他写出了《释汉》、《记王将军墓》、《书李袭侯》、《说正朔》、《国朝首请泯除满汉畛域者仁和杭堇甫先生》、《释奴才》、《说满汉之界》、《孔子诞感言》、《识粤东驻防地界图》、《论安插内地驻防》、《论利导国民》、《书水浒传》、《种族之界说》等一系列富有战斗性的文章。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

明确指出，满汉的不平等虽然遍及各阶层，跻身统治阶级的汉族官员有时也会不满，甚至作出一定程度的反抗，但他们与革命党有本质不同。“革命党之排满，排满而并欲推倒政府。汉官之排满，排满而仍爱戴皇上”。（《说满汉之界》）

### 3、 反对封建专制

陈垣在《时事画报》上发表的文章一再强调，“秦汉以来，天下久以此国为天子一家之物矣”。（《秦桧害岳飞辨》）所谓汉朝，不过“刘氏一家之国号耳”。以汉朝的“汉”代表中国，是“变私名为公名”。（《释汉》）

在《老父识民权》这篇短文中，他在引述了范擘《后汉书·逸民传》中的《汉阴老父传》后发表议论：“我亦野人矣，未尝见天子。幼时闻诸儿童言，曰皇帝系人皇，天子系金口，吾已疑之矣。曰武状元要同皇帝倒尿壶，吾益疑之。疑天子果有如是之尊荣，而奴畜天下也。及长，读西方民约书，始知柏理玺天德（按：总统President一词的音译）乃国民之公仆，系以天下役天子，不以天子役天下也。始信诸儿童言之谬。因忆吾中国书如范蔚宗之能排贵势，重人权，其言或有可观也。其逸民传果有汉阴老父其人焉”。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所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以天下役天子，不以天子役天下”，表达了作者的民主思想。在当时公开宣传，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 4、 反对愚昧迷信

他当时的许多文章，特别是在《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针对一些愚昧、落后、迷信的习俗，加以揭露批评、宣传科学的医学知识。

1907年他写的《放胸的说帖》是反对妇女束胸陋习的。他追述1897年至北京时，“与人言放足，士夫方掩耳而走，否亦以为琐屑，学士不当与闻焉”。十年后，至少在广州，妇女缠足已遭到许多人的抵制，但束胸则依然如故。而且受舆论影响，越是与社会接触多的妇女，越要束胸。他从人体生理学的角度，通俗地解释了肺的重要功能以及束胸对肺部的危害。并指出，所谓贵与贱，有言论上的，有事实上的，两者不一定相同。“以胸大为贱格”，不符合事实，纯属于言论上的。“苟有士夫提而倡之，强聒不舍，则不难将亿万人之眼力而转移之”。舆论上而不是事实上的贵贱，可以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而改变。

他所有宣传医学知识的文章，都是从“人强斯国强”出发的。他所以尤致意于妇女卫生，因为妇女是“国民之母”。他说：“日日言养成伟大国民，而先于国民之母弱之如是，是乌足以养成伟大国民也”。

### 5、 反对故步自封

陈垣的早年著作，一方面宣传祖国光荣悠久的历史，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同时又极力反对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盲目自大。他关于医学史的论文，都贯穿这一观点。

他在《张仲景像题词》中，强调张机（仲景）“求经旨以演所知”的精神，批评那些“墨守旧法而不求新知”的人。在《王勋臣像题词》中，极力赞扬王清任（勋臣）“局处于数千年学说之下，而能是为反古之言。譬之于儒，则黄梨洲之侔也。”慨叹道：“使吾国医林尽效先生乎，则吾国医学何至不竞如是？”在《黄綽卿像题词》中，他对这位早期留欧西医的黄宽（綽卿）作了介绍后说：“先生之留学欧洲，不独为我邦医人之始，并且先于日本。……吾国革新事业类多先于人，而进步则不免在人后，皆后起者之无以继先民哉！”

他的这种观点，在《中国解剖学史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说：“自世界医学之输入日见发达，豁然者以为世界医学之所长特解剖学，于是举吾国昔日之近似解剖者以为争胜之

具。不知世界医学岂徒以解剖为能事，解剖特基础医学耳。吾国内、难、甲乙诸经，何一非古代解剖学。第数千年来，未闻有能于古籍之外新寻出一物，新发明一功用；而拘守残帙，相与含毫吮笔，向壁构虚而争辨则有之，抑亦大可骇已。他人方日事探险，日辟新岛，而我则日蹙百里，乃夸大其祖若宗开国之雄烈以自慰，抑亦可谓大愚也已。吾今即述其祖若宗开国之雄烈，黄帝子孙，有能来言恢复乎，吾将执大刀劈斧从其后！”

要继承，更要创新，这就是他的观点。

### 三

陈垣先生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历史学的研究与教学。回顾了他在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及早期著作，如果对他的研究和教学有所了解，就不难发现两者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他一生的光辉成就，深深植根于青少年时代。

#### 1. 强调“历史观念”

他从小酷爱历史，又博览群书。他在家书中曾满怀深情地回忆父亲对他读书的支持：“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长者许之者，夸为能读大书；其非之者，则诃为好读杂书。余不顾也。幸先君子不加督责，且购书无吝，故能纵其所欲。”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现存的陈垣早期著作中引用的文献就有二百四十多种，此外还有大量“上谕”。这二百多种文献，有《尚书》、《周易》，有二十四史，有袁宏道、龚自珍、杭世骏等人的文集，有《大清一统志》、《广东通志》及各种府、州、县志，有《崇文总目》等目录书，有《癸辛杂识》、《辍耕录》等笔记，有白云庵碑等石刻，有大量中医经典，还有英人合信所著《博物新编》等医书五种，日人著的《痘志》、《断讼医学》等等，真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中外古今皆所征引。

在博览群书和从事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一个观点：必须在人民中传播“历史观念”。无论是在他的政论中，还是他关于医学的文章中，这种观点都有强烈的反映。

《记王将军墓》记述他和友人瞻仰广州郊区王兴墓的情况。王兴在明清之际坚持抗清斗争，英勇牺牲。死后广东人为立巨墓丰碑。但到陈垣去寻访时，当地人已不知王兴为何许人。他慨叹道：“将军者，先民之英杰者也。抑何其冢至于荒榛之极，是亦吾民无历史观念之过也！”又说：“非客言，余亦几忘之矣。是诚吾民无历史观念之过也！”他引用龚自珍“灭人国者必先灭人之史”的话，强调历史观念的重要性。他所以作这篇文章，亦“庶几吾民其生历史之观感也”。

在《说铜壶滴漏》一文中，他惋惜“中国人徒有爱国之心，而无历史之观念。唯无历史之观念，故虽德之威廉、美之华盛顿，入中国既久，中国人必圣帝而明王之矣。”就是说，没有历史观念作基础的爱国心，有时会陷入盲目性。

《读金正希先生集》表彰的金声（正希），以善作八股文著称，科举时代有“作死金声”的谚语。其实他同王兴一样，也是明末抗清牺牲的忠义之士。但人知金声为八股名家者甚多，知其为抗清烈士者极少。陈垣在文中感慨地说：“夫金声果醉生梦死于八比者哉！金声不幸能作八比，故人称金声之八比；金声又幸而能作八比，故人得以八比识金声。不然，以吾国人之薄于历史观念，又乌知有金声其人哉！”

在前面提到的《黄绉卿像题词》中，他说黄宽为“我国洋医前辈，……宜有传。奈何卒后才三十岁，仅得留姓氏于药物学书之首，亦吾人薄于历史观念之过也。”在《牛痘入中

国考略》中,他说:“牛痘之传各省,虽不能尽悉其年月,然据《引痘略》各叙犹可略知其梗概,亦有历史观念者所欲闻也。”他在文中简要地钩稽种牛痘法由广东传至各省的时间及路线,使人得到清晰的认识。1907年,在挪威的卑尔根举行第二届国际麻疯会议,清政府派光华医校校长郑豪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光华医校同人开会送行,并摄影留念。陈垣在《题郑学士送别图》中说:“夫送别亦至常矣,何独有纪于是?吾慨乎吾国人历史观念之薄,斯为吾国医事纪念之大者,不可无纪也。不必使后之人观览斯图慨然而有感,即后数年或十数年后第三次万国麻疯会时,吾犹欲持是图而观吾国医学进步之高度也。”

正是由于富有“历史观念”,陈垣在观察、分析问题,不论是政治还是医学,他不仅看这个问题的现状,还要追溯其历史,因之比起同类文章显得更有深度。

从事医学而至着重研究医学史,到最后以历史学为专业,对于陈垣来说,这条道路不是偶然的,是他一贯强调历史观念的合理归宿。

## 2. 取材元史

在专制统治下,陈垣撰写抨击清政府的政论,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手法。除了大量引用清帝上谕外,另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借古喻今。

在《郭亮哭李固》这篇短文中,他借赞扬东汉的青年郭亮,对谋刺广东巡抚德寿而就义的年仅二十岁的兴中会会员史坚如表示惋惜敬佩之情,说“吾毛为之竖而泪满乎眶!”在《杨匡守杜乔》中,他将徐锡麟同杜乔相比,揭露清政府对徐锡麟剖腹弃尸的暴行。

陈垣的早年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揭露、抨击元朝的民族压迫政策的,如《说铜壶滴漏》、《书水浒传》、《撮录元史刑法志》等。为什么取材元史?他在《元世广东乱民志》中道出了这个秘密:“乱民何足志?鑑于时事而志也。胡独志乎蒙元?蒙元以外族入主中国,与国朝同也。”这就明白告诉人们,他写的元朝实际是指清朝。他又说:“所谓乱民,自元人言之也。帝昺未亡以前,中原豪杰之抵抗蒙元者,史既称之为忠臣义士矣。”文中还特别提出洪秀全和孙中山。实际是说,被清朝目为乱民的洪秀全、孙中山,都是中国的“忠臣义士。”

陈垣后来的史学研究,许多方面的内容同他的早期著作直接相通。前面介绍他早年写过《读金正希先生集》,1927年他又发表了《休宁金声传》。而元史和民族史成为他研究的重要领域,显然同他的早年著作有关。

当然,由于时代不同,他的看法也有变化发展。《休宁金声传》所强调的,既不是他的善写八股文,也不是他的死节,而是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在《元西域人华化考》这部名著中,他所阐述的是元代色目人的汉化。

## 3. 运用医学方法

医学与历史学,一是自然科学,一是社会科学,两者看似相距甚远。但在陈垣身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早年他从事医学时,把历史学引进他的医学教学和研究中,着重对医学史的研究和著述。

1913年他到北京定居后,环境改变,医学的事业没有继续下去,他以历史学作为医国的手段。但过去几年学习、教授医学,著述医学史的经历,对他的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在30年代的一封家书中曾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这里虽然有自谦之意,但医学的严格训练,确实给

了他一把解剖历史的手术刀，也是他能超越乾嘉考证大师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 4. 处处从读者出发。

陈垣在辛亥革命前冒着巨大危险从事革命的舆论工作，只能用手中的真理宣传群众。他很重视宣传的效果，细心体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书水浒传》一文，可以说是他借评论《水浒传》，对自己进行革命宣传的经验总结。在今天则为我们深入了解他的早期著作提供了一把钥匙。

文章一开头就点出：“水浒传，元世之革命党杂志也。”表明他对《水浒传》的评论，不是从文学的角度，而是从革命宣传的角度出发的。接着，他阐明了革命舆论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举国梦梦，人一奋起，无有为之先奔走，疏附御侮焉，无济也。则必先有以醒斯民之酣梦，作斯民之模范，使一国之人皆有是心有是人而后可。是舍著书莫由。”然后，他谈了“著书”（其实是泛指革命宣传）的四忌，这些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一忌“过于急激，动辄得咎，徒生阻力，无补前途”。这有两方面的含义。对付清政府，要充分利用合法的手段，使文章得以公开发表。他之所以多引“上谕”，就是这个缘故。对于读者，宣传必须考虑他们的接受程度，不能脱离群众。二忌“全书告成，始出问世，日暮途远，无人能读”。要注意宣传的及时性。三忌“深文奥义，人多不解”。不能孤芳自赏，故作高深，而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四忌“凭空构造，人多不信”。必须忠于事实，有凭有据。他还别有深意地说：“后世能读水浒者，莫若金圣叹。而金圣叹之批评，亦不易读。盖其属词命意，有大相反者，不可于字句求也。圣叹谓施耐庵之作水浒，不同于史迁，史迁有感愤，而耐庵无感愤。此圣叹之反言也。圣叹言此，所以使水浒不招当世之忌，而读者得以史记衡水浒也。”反观陈垣当时的不少文章，也有许多“反言”。读了《书水浒传》，再来看他的这些“反言”，更可加深我们的理解。

在《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陈垣作为主编，写了两则简短的《告寄稿诸君》，要求投稿者署题目，加圈点，多提行。为的是尽量使读者省目力，省精神，使各种科学学说更好地“普及于大众”。

处处从读者出发，为读者着想，这种精神一直贯串在他的研究和教学中。

他的文风简练明快，深入浅出，看似平淡自然，但回味无穷，这是他精心锤炼的结果。是他从读者出发，为读者着想的重要体现。

## 小 结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陈垣先生的早年著作，写于1907至1913年，他二十八岁至三十四岁的青年时代。这时他已从一个追求功名的青年转变为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战士。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贯串在他这时的全部著作中。正是这种精神，成为推动他后来在历史学领域不断取得杰出成就的动力。

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对陈垣先生的早年著作，恐怕了解极少，因此本文尽量为大家多提供一些资料。进一步的研究，有待他日。

同时，我还希望有机会将这些著作结集出版，这不但对研究陈垣先生的思想很有必要，对研究我国近代史、医学史、报刊史也大有益处。

## 注 释

①参见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史学史资料》，第5期，1979年。

②在收集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现居香港的堂叔珍干先生以及中山大学历史系曾琼碧同志、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赵璞珊同志、北京大学图书馆孙兰风同志的帮助。

③我的根据，主要是下文提到的五册《柱下备忘录》

④刘仲汤：《光华医社成立之宗旨及其使命》，《光华医学院概况》，1931年。

## A Preliminary Study to Mr. Chen Yuan's Early Works

—In Memory of Mr. Chen Yuan's 110th Birthday

*Chen Zhichao*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mainly Mr. Chen Yuan's works including 165 articles appeared on "Current Affairs Pictorial", "Medicine and Hygiene", "Guanghua Medical and Hygienic Magazine", "Zhendan Daily" all publish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1907 to 1913. In those articles, he stands firmly against imperialist invasion, the policy of national oppression adopted by Qing Dynasty, feudal autocracy, ignorance and superstition and the attitude of confining oneself to old traditions. His early works, laying stress on historical standpoint, make full use of materials taken from historic book of Yuan Dynasty. He applies a kind of medical method to the material and always keeps the readers in his mind. Finally he regards "History" as his specialty. The content and method and the literary style of his studies are all logical development of his activities in his young days and his writings in early years.

Received date: 19900507